

吴藕汀作品集

药窗杂谈



中华书局

吴藕汀作品集

——
药窗杂谈
——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药窗杂谈/吴藕汀著;吴小汀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
2008.7

(吴藕汀作品集)

ISBN 978 - 7 - 101 - 06217 - 5

I. 药… II. ①吴…②吴… III. ①吴藕汀(1913~2005) -
书信集②沈侗庚(1919~1989) - 书信集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705 号

-
- | | |
|-------|--|
| 书 名 | 药窗杂谈 |
| 著 者 | 吴藕汀 |
| 整 理 者 | 吴小汀 |
| 丛 书 名 | 吴藕汀作品集 |
| 责任编辑 | 李忠良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½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
| 印 数 | 1 - 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217 - 5 |
| 定 价 | 18.00 元 |
-

吴藕汀的“怪话”(代序)

侗廔(1919—1989),原名沈茹菴,嘉兴人。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王遽常弟子。曾任安徽阜阳师院美术系副教授。吴藕汀契友。抗日战争时期,吴藕汀与沈侗廔、程阆秋、郭蔗庭皆住嘉兴殿基湾,时有书画合作,号“殿基四家”。

吴藕汀(1913—2005),号药窗。嘉兴人。1951年,嘉兴图书馆派吴藕汀去湖州嘉业堂藏书楼整理藏书。逐渐与嘉兴失去联系,并有吴藕汀已成“海外东坡”之讹传。

1973年,沈侗廔请评弹演员胡天如,在南浔打听吴藕汀的下落。从此两人取得联系,并有着长达十七年的书信来往,吴藕汀致沈侗廔信,不少于四百五十封。沈侗廔去世后,沈氏后人将其中的三百多封还给吴藕汀,其余均已遗失。

吴藕汀留有悼沈侗廔《邻笛词》一百阙,详细记录他们一生的交往。另有《金缕曲·悼契友沈侗廔》,抄录如下,从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感情:“哭也何为者,叹人生、恍犹梦幻,优昙衰谢。五十年来同臭味,交谊

情深不假。总想望、白头尝蔗。墙里开花墙外看，忍飘零、萍梗离乡社。捱尽了，寒霜打。 阑残星斗行荒野。无须问、风尘瘦损，我常牵挂。十丈珊瑚敲折断，一任真才物化。得恶耗、心如刀剐。纵有乌丝千万卷，意难消、那日黄昏夜。君既去，谁当写。”

沈侗廑致吴藕汀的信，共计四百零九封。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一度酿成“棹歌案”，有人指责他们通信，并要求吴藕汀将沈侗廑的原信毁去。毁前，吴藕汀将沈所有的信全文抄录在“练习簿”上，计六十二本，一直保存至今。

2001年，吴藕汀的长子吴小汀开始辑录吴藕汀信中的谈艺部分，曾在嘉兴《秀洲文化报》第十四期的第二版上，选登其中一部分，标题是《画牛阁谭艺》，署吴香洲等辑录。同年十月，陆灏推荐刊于《万象》杂志，反响热烈。之后，吴小汀又重新增加辑录内容，增至九万字，2005年9月，秀州书局以白皮书的形式印了一百本。

这本《药窗杂谈》，是吴小汀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辑录，至十四万字。一九七四年致佛学家单培根的一封信和晚年致柯文辉的一封信谈京戏的信，作为附录。

范笑我

2008年1月21日于听讼楼

目 录

吴藕汀的“怪话”(代序) 范笑我(1)

卷一 1973—1976 (1)

五十九岁起开始写《药窗诗话》……千里马何尝没有拉过盐车……围棋当年有王子晏,象棋近代要数高洪了……宾虹老人说我“人弃我求,为斯世难得之人”……北宋词毕竟是柳永和周邦彦……“马王堆一号汉墓”外棺上的画图,大有卡通的形象……“回头是岸”的确是张大千成名的因素……“骥村严家去”是南浔的俗语……我十八岁去拜访荀慧生先生与言菊朋先生……我放弃了绘画,读了二十年的书,然后再提起笔来绘画……“玄武”是一种古代爬行动物,现在叫它“蛇颈龙”……宁可天下人犯我,我不愿犯天下人也……我认为这部《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作品

卷二 1977—1980 (59)

你要我画山水,我对于山水实在毫无兴趣……我以为治国必须用仁……诗被士大夫占了去才有词,词又被士大夫占了去才有曲……艺术都是一脉相通的,没有孤立的艺术存在……我经常计算你信来时,那邮递员过门不入,我真有桩心事似的……艺术不是给人做奴隶的……商鞅变法也全赖信用……戴醇士点拨了潘雅声先生……稿本在“文革”中,如“片片蝴蝶火中化”……文艺是对任何人服务的话,变成了倡优隶卒

了……棹歌案……“听了官法要打煞，听了佛法要饿煞”……好的艺术都是从民间而来……入山要看晴雨朝昏的变化，才是看山的真理……吴昌时不死，明朝可能不亡……日本人在中国学去的不是“艺”而是“技”

卷三 1981—1984 (123)

“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没一部可看的片子……嘉兴“修志八议”……白石老人花卉加虫是明知“媚俗”的故犯……评弹没落已成定局……我的山水画受电影的影响很大……怀疑鲁迅文章的真实性……陈冲主演的《苏醒》，我一连看了四次……谈道教不涉及张天师，好比邮政局缺信箱……画虽小道，第一要人品……我敢说“群众是阿斗”……褚慧僧向来不讨好，没有人会去吹捧他……我的师门郭氏是十足的“临抚派”……宋徽宗以“长官意志”破坏中国画……《词名索引》出版的故事……敦煌的画，不过是我国原始的工匠画……我肚里知道嘉兴的东西确实很多……有些年青人，投靠名画家是“借仙气”……我绘画是给下一世纪人看的

卷四 1985—1988 (155)

“画国遗民”……“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复古与创新都反对……我的画展……补充《词名索引》……刘晓庆不是艺术影响，是社会影响……我画了一张《三无图》……写人物一定要贬褒并存

卷五 时间无考者 (163)

世上的事，不可随便瞒过人的……认识徐志摩……我已是乡邦的一个弃儿……嘉业堂已空有其名，毫无价值可言……我的辞职……我在湖地开画展……我自以为“入门”的东

西只有两项，一是戏剧，二是篆刻……《红楼梦》，又名《藤花落》……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当年在浙馆中……南浔通俗把月饼叫做“翻梢”……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比《聊斋志异》好，我不相信……篆刻，白文是艺，朱文是技……丰先生的画和他的小品文我是很钦佩的……二阿叔的书法和宾老的画，可算是前无古人……乞画的人日多一日……余服膺黄虹叟一人耳，然亦不甘为其门下走狗也

附录

- 与单培根谈佛教…………… (185)
与柯文辉谈戏…………… (189)

卷一

1973—1976

1973. 02. 27

十二年前东门一别以至于今，无日不在魂梦之中。不意因天如（注：胡天如）而得消息，真是意想不到之事，佛家因缘之说，不亦信乎。弟自悼亡以后，未尝一握画笔，这次为天如画扇，笔墨生疏，殊可笑也。我自五十九岁起开始写《药窗诗话》，这“诗话”的概念并不是旧时的形式。“诗”是七言绝诗，“话”是白话文体，每一首诗下面是一篇白话文字，每一集是一百首，现在已做到二十一集，倘使能活到七十岁的话，可能凑足一万首。好在不动脑筋，随心所欲而已。我的《近三百年艺林人物志》幸尚无恙，《烟雨楼史话》已完成，用白话文体写，尚满意。

1973. 03. 14

我十多年没有绘画过，所以和天如画的一页扇簃，是我划时代的作品，可能的话，就这样发展下去，我兄以为如何？今天在这里旧货店，见他们收进有文鼎的蒲石，上有曹种水的题辞，又有张大千的墨笔蔬果，不精，出约五六元之谱。虽然现在收购书画，已经很少很少的了。

1973. 03. 25

做新诗我很赞成，据深通英语的人说，外国人做诗，对于声韵，比较中国旧体诗更加严格。倘使说新诗不必用韵，那是皮相之谈，不足与论诗也。因为诗毕竟是歌唱艺术，哪里可不要通顺，就是禽鸣也有一定的规律，无论其他了。

1973.04.30

承告近来出外劳动，我当时很不适意。既而又想能够吃得消，倒也是一件美事。梁孟尚具居庖下为人赁舂，千里马何尝没有拉过盐车。比之那些终日假装忙碌、吸人膏血之辈，要高出无异数倍矣。

我十五岁至二十五是绘画，二十五至三十五是玩印，三十五至四十五是度曲，四十五至五十五是填词，五十五……是种药，以后不知怎样，归根结蒂是一事无成，很是可笑。南浔有位张献廷先生，他比我长二十岁，现在去世已有十多年了。前天整理故纸，见当年我初来南浔时赠我的几首诗：

家住南湖绿水边，惯看霞雨与云烟。

借他点染生花笔，写出新词分外妍。

籍甚延陵季子名，陈家金石郭丹青。

身兼数艺犹馀绪，我愿从君学倚声。

家有图书不算贫，鸕鷀溪上驻吟身。

吴刚合有神仙侣，可是通明殿里人。

门前蒋径长青苔，忽报羊求二仲来。

中有不关名利客，暮年怀抱为君开。

（藕注，指王建民先生现已作古）

一曲浔溪茗雪东，书楼半角寄芳踪。

夕阳吟客流风远，三百年无此寓公。

（藕注，谓黄九烟先生）

天如来信说我的词“风趣中带有苦味，每一讽诵，潸然泪下。以兄之才，不意老境如此，能不为之不平乎”。

1973. 05. 04

天如曾经在书坛上，把茶壶盖竖起放在茶壶上，当作菱花宝镜。在书坛上，开从来未有之先例，当然不无是从画稿里发展出来的。故而我“画稿研磨艺坛补，菱花镜里，斜盘凤髻，壶盖随心取”的词句。这的确丰富了艺坛的演技，值得赞扬。

1973. 05. 29

弟种药草几年来的确想写一点书，准备写的有《蛇草》，已经收罗了不少资料，可是一时还没有搞出一个体例来，而且还想每种画一张图，写他的生老病死的规律。实在没有时间，真是苦事。还有《南浔百草书》所搜的都是南浔地区有的草药，因为平地生的和山区有别。《本草纲目草部新证》李氏所记的很简单，尤其是形体方面，而且他所搜的草部还夹杂了一些灌木在内。今名和古名不同也是很主要的，恐防了资料还缺少。《田园简便方》是写用农产品医治病的方子，好比冬瓜、南瓜、丝瓜、马铃薯、番茄、小白菜、稻麦之类，种类也可以说应用尽有，甚至洋葱、茭白都可以治病。此书最方便，在农村里应用的各种资料，搜集了一大堆，可是没有空整理，也是枉然。

前天有人谈起顾梁汾“季子平安否”两首，我连同和韵怀你的二首写给他们看，不过但书“怀友”两字标题。竟然有人说是故意臆造的并没有真的事实。你说可笑不可笑，可见书生的情谊在一般人看来是少有的。

弹词是俗文学的一种，他的祖先不外是陶真与变文、宝卷之类。在我看来，若使严格来讲，很不容易的。依照我的做法，才子佳人词句要

雅一些,但是不能脱了俗,一脱离了俗,就不是弹词而是诗句了。

你问起蒋伯潜先生,在我没有离开图书馆时他已去世了。他对我很好,他说我在馆里是很少有的人。我只好对他摇手,省得惹事生非。他因为和毛春翔先生很要好,受了毛先生的影响,故对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当时我在馆里有一些人认为我晚出世了几十年,很是可惜。丁慰长就是其中的一个。丁兄慰长曾经写过《宗泽》《于谦》两本小册子,浙江出版社出版过。他比我小,后来做了波臣的俘虏,了结了他的一生,说起来我很难过。我悼他的词也没有了,将来可能重写。他在上海出版社出版过《浙江杂谈》,很多处征求过我的意见,现在想起来好比是黄粱一梦。

你说单培根兄没有宗派,既不是“净土宗”,又不是“禅宗”,他是从“唯识”入门,那么是玄奘法师创造的“法相宗”了。我看学佛决不会没有宗派的,尤其是“大乘”。不要小视“小乘”,他到是非常天真的。培根兄的宗派被我一言道破,果然是“法相宗”。因为他文字有根底,自然要被禅宗拉拢了。我对于佛教,虽然不合胃口,也不敢说声不是。不过佛教有利于统治阶级,那是肯定的。不论是“大乘”、“小乘”,以至南北宗派,总不能够逃出这个圈子。要晓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是很实在的。我与兄都是没有善根的人,胡乱地谈佛,罪过罪过,还是“回头是岸”不谈了罢。

1974. 03. 07

画梅花我倒觉得这种纸很好。看蚕用的另一种纸,和上海买来的相差不远,我嫌它干燥,没有薄纸来得湿润。所以我自己也画了好几张,有红梅,有的绿梅,有的圈了不着色。大致十分钟可以画一张。我现在有一个经验,画得越快越有精神,倘然慢一慢,就觉得板滞了。大概你也有这样的感觉的。

我最早看俞振飞还在他没有下海的时候,在“西湖博览会”的大礼堂中演《辕门射戟》,那时还算漂亮,以后看他就不对了。我看应宝莲的《目莲救母》在杭州凤舞台,还有大转舞台的噱头(就是十殿阎王)。特别的看他 和韩金奎串《磨房串戏》反串妹子,最后看他已下江湖演《打奎架》,是常春恒的路子,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叶盛兰的翎子哏啥话头,我曾看他《白门楼》和《群英会》好极好极。你说的《镇庐州》就是《九龙山》小生不是于化龙就是杨再兴。我七岁时看过程继仙(他是俞振飞的京戏老师)。因为我年纪小,印象不深。高盛麟我只看见过《长坂坡》和《回荆州》里的赵云,完全是杨小楼的路子,面上不涂粉,只在鼻梁上一撮胭脂而已,我看不出好。你说他的《宁武关》全剧不唱,究竟太那个了,尤其是《别母》一场,非唱不可,不唱哪里来的“声泪俱下”。杨小楼碰着曲子都是唱的,好不好是另一问题。说起钱金福,我年青时看杨小楼《长坂坡》,梅兰芳饰糜夫人,演张郃的可能就是他,现在我不能肯定的了。他的儿子钱宝森,当年看张伯驹(北京票友)《打渔杀家》他饰的是萧恩的朋友和李俊同来的净角倪荣。前天想着和宋宝罗配演的丑角,想来想去,想勿出来,今番见了你的信,才知道叫宋义增。现在写东西所苦者材料都没有了,全凭记忆,常常要遗漏,誉正了还要补写。

你说包公的脸是纯黑,不过我记得看金少山《铡美案》好像稍微带些儿紫色,不知是不是电灯光的关系?郝寿臣没有见过。坤伶我看不是南方所创的,清末民初有女老生恩晓峰是大名鼎鼎的。后来旦角有新艳秋、雪艳琴、章遏云等等。昆曲中关公是净角,京戏里不明。“红生”好像创自三麻子王洪寿,不过大面用老生唱得早,程长庚就把《白良关》里尉迟恭大面作老生唱。《沙陀国》的李克用后来改老生名为《珠帘寨》,是谭鑫培首创的。昆曲《风云会》的《访普》赵匡胤也有大面用老生唱,故有大面唱称“红访”,老生不开脸唱叫“白访”。其他分别“红访”赵匡胤自己拿灯,“白访”加一个太监把灯。正旦和花旦不分是梅兰芳首

创,所以叫做“青衣花衫”,没有趺工,刀马旦《穆柯寨》《棋盘山》《樊江关》他们都做。最初《四郎探母》里的萧太后也是刀马旦应行,王瑶卿以后改了旗袍,是效学慈禧太后,后来有芙蓉草最像。老生不戴髯口正角,以前是没有的(是指京戏。昆曲里是有的,好比《千金记》韩信、《水浒传》武松、《宝剑记》林冲、《金印记》苏秦。因为昆曲没有武生的)。配角则有《逍遥津》里的穆顺,也可能当初是老旦应行。《投军别窑》本是小生戏,当胸一个花球,就是铁证,你看《穆柯寨》杨宗保就是有花球的。不戴髯口唱,老生是麒老闻发明的。关公戏内行叫老爷戏。林树森做不过小三麻子,唱腔林虽响亮,而李则苍老(小三麻子叫李□来,我也忘了),三个老爷架子最好看。《斩车胄》一剧出场时,刘关张合在一起,完全是雕塑的模特儿,林、李我都看过。张伯驹曾经做过《失空斩》,王凤卿饰赵云、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这马岱是程继仙饰的。说起《失空斩》里的老军,我幼年时曾看过刘鸿声,由赵如泉、应宝莲二人分饰老军,特地做起水钻背心来。我还记忆得起来,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道具并没有南北派的分别。北角儿到南边来,总要花色些,否则难受欢迎。北派角儿要守旧,只好不出都门,出都门非“从新”不可。

1974. 03. 07

方才偶然读及曹操的诗,读到“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二句,使我非常气愤。你想想曹靠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福”,擅威作“福”,高踞在铜雀台上,哪里知道民间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苦楚,大唱其“风凉”诗,希望行尸走肉常存下去。鲁迅不是说过:“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不会去种兰花。”借来一用也是适当的。像这样的人,戏台上叫他涂白面孔并不罪过。民间艺术的表现,是难以更改的,而且不容忽视的。

你说中国戏剧样样都有，单少“书法”。其实书法是包括在绘画之内，中国文字本来是从象形发展出来的。

我倒很佩服子恺（注：丰子恺）先生的画，别具一格。可以说“前无古人”，当然不敢说“后无来者”。读他所著的《缘缘堂随笔》比画还佩服。

1974.03.25

关于命理之学，我是否定的，不过当它艺术看待。倘然谈起命理来，又要牵涉到什么“唯物”、“唯心”的问题。我真不大懂，以前牛顿认为“行星的运动，也不能仅由任何自然原因造成，而是一个全智的主宰所推动的”，即所谓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近来听说一个美国人，到了月球里回来，更加相信“神”了，而且就去做基督耶稣的传教士，那真是莫名其“妙”了。他们都是高级的科学家，这可能是真正的“唯物”？

你说“新中医亦要讲阴阳五行”，我当然不懂五行的缘故。据说：“相生与相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在协调关系下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必须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相反相成……”好了，越讲越胡涂了，实在无此兴趣讲这样的淡而无味的东西。好比针灸什么“十二经脉”已经是“是是而非”那样神秘。还有更神秘的“子午流注”，讲什么“子时一刻乃一阳之生，至午时一刻乃一阴之生，故以子午分之以得乎中也。流者往也，注者住也……”云云，现在居然还有人提倡，说是蛮科学的。我是无法理解的，质之培根，想当有以教我也。

1974.04.08

《中国画》我没有见过，你说画的“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是蕉庭的学生，是不是这样的说法？倘使是的，碰见蕉兄问问他是什么地方人

士,有如此“笔力”。不是说“这只公鸡喙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上了天上去”云云。你的信上说:“在他那里又遇到了蔗庭,说是他的学生,即画雄鸡的青年名叫吴稚农”。究竟是什么我可能附会到《中国画》上去了(侗廑注,你比我还少看报)。关于雄鸡,我实在是多看了报,故而一提起雄鸡,我马上附会到《中国画》上去了,可笑也夫。

嘉兴象棋高淇的确是特出的,谢侠逊《象棋心得》后,有他和朱剑秋的一局,也不负他的一生了。倘使将来嘉兴谈起象棋,自然少不了他,何况他曾经又是本省的冠军。围棋当年有王子晏,象棋近代要数高淇了,我到要说“玉衡有后”。

1974. 04. 11

诗词书画说来毫无神秘,其实十分神秘,只能知者知之,无法从言语上和笔墨上来形容,此所谓“气韵”也。既不能著实,又不能空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似真非真、似假非假之间,才算是“艺术”。就是戏剧里演孙悟空,既要有大将风度,又不能脱去猢猻的本性。太稳重,那是人,不是猢猻;太轻佻,那是小猢猻,而不是齐天大圣的孙悟空了。张鉴庭说赵文华,既是小丑脚色,又不脱尚书身份,才到了“艺术的境界”。黄宾虹老人晚年的作品,说它是画,简直是照相,说它是照相,明明是画。就是这样,不易学到的工夫。

1974. 04. 12

兄与培兄(即单培根)爱我之深,殊感愧慙。和当年宾虹老人说我“人弃我求,为斯世难得之人”,同样有受宠若惊之感。为了猫茶壶,我总觉得太那个了。这两天天气又暖,我又用猫茶壶泡茶吃了,人家看了,从来没有想到别处去,所以我也好奇画起来,一到嘉兴就变成了不